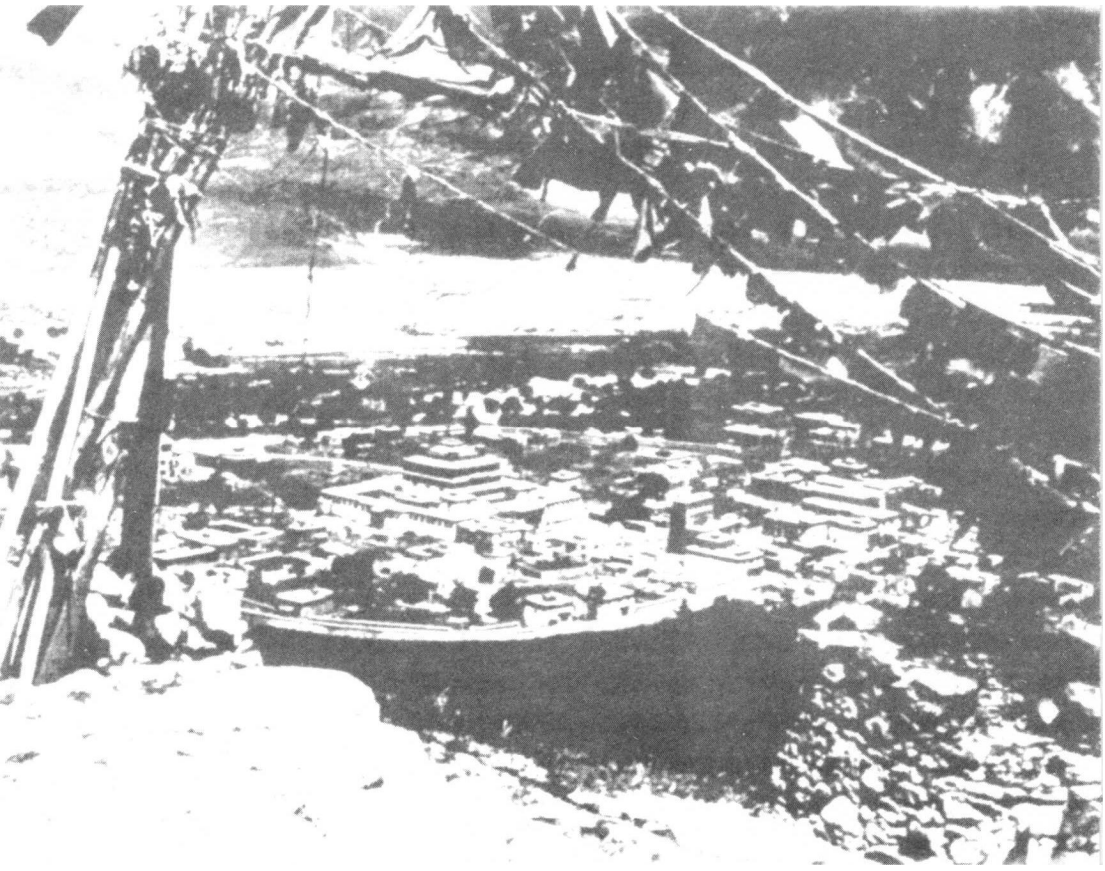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地域与居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桑耶寺、石堆、树、布条和“风马”

作为一种非常明确、文明的持有者，西藏地域的旧址基本划分如下[①]：南部是喜马拉雅山麓弯曲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带自西向东依次由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所占据，最后与阿萨姆(印度)、上缅甸和云南的交界处接壤。在西部，这一弧形地带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和巴尔蒂斯坦；再偏北，便蜿蜒到吉尔吉特以及喀喇昆仑山。在北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把西藏与新疆分隔开了，而后者除了一些有人栖身的绿洲之外，便是戈壁大碛。最后是东部，西藏与甘肃走廊接壤，那里是从中国中原到新疆的必经之地，它还包括青海湖地区。再向南紧傍中国西部的山区和汉藏走廊地带，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居住着土著人，其语言与藏语相似。所有的东段地区很久以来就形成了中国的省区(青海和新疆)。从政治角度来讲，西藏也早就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一、地区与风土

西藏的中部地区过去习惯上被称为“蕃”(bod)，“吐蕃”一名即由此而来。中藏位于以源远流长的雅鲁藏布江为中心的地区。此江源头在冈底斯山（其印度名称为 kailasa，藏文名称为 Tise）山麓和玛法木措湖（其印度名称为 Manasarowara，藏文名称为 Mapham），此两地均位于该地区的西端。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奔腾，在迂回了一个大弯之后便流出了西藏界外，朝南向阿萨姆地区咆哮而去，在那里又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此江沿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西部首先是该河两岸的藏地，其主要城市是日喀则和江孜；接着就是首府拉萨所在的卫地。拉萨城屹立在几曲河辽阔肥沃的河谷地，几曲河于南部注入雅鲁藏布江。再向东，到雅鲁藏布江河套一带，又有三个地区，西藏人始终把它们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而一致将之称作达布、工布和娘；因为在雅鲁藏布江南部还有另外两个地区：雅砻和洛札，第一个吐蕃政权就是在那里形成的。这三个地区特别适合于农业生产，并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区别于其他地

①石泰安先生所述始终是指历史上的西藏，而与我国西藏自治区的现行管辖范围和行政区划不同。 ——译者



图 1　雅鲁藏布江与年楚河的汇合处工布

区。本地人与安多、上缅甸和云南的土著居民们有所交往。

雅鲁藏布江发源地附近，又是其他两条著名大河的源头，它们与雅鲁藏布江反向而流，即先由东向西奔腾，最后又折向南方。这两条河就是印度河和象泉河（苏特里杰河）。它们流经了由阿里三围或‘阿里三县’(古格、玛域和普兰)形成的‘西藏’和拉达克。拉达克与克什米尔接壤，并且通过巴尔蒂斯坦与吉尔吉特相毗邻。

西藏地区的整个北疆是“北方大平原”（羌塘），这是一个辽阔的高原，界内山脉横亘，尤其在西部还分布着许多咸水湖。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非常荒凉，有一些贫瘠程度不同的牧场。它在东北部首先向柴达木盆地（辽阔的草原和沼泽地）开放，然后又通向安多。安多的这一地区包括西藏的整个东北部，甚至还包括占地辽阔的库库诺尔湖（青海）和黄河（西藏人称之为玛曲河）的上游，其南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在此山脉以南便是康地，它包括西藏的整个东部，并且与四川、云南省相连接。远东地区的一些大江大河从那里

并行自北向南而流，而且以高山峻岭相隔，这些江河在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不同的汉语和藏语名称：萨尔温江、 湄公河、金沙江（即流到下游之后的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雅砻江。这片地带分成了许多行政区域，大多数都具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位。我们还必须提到其中的德格和波域或波密。前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后者基本上为一块未知地区，被一片原始森林所覆盖，并与工布相毗邻。包括康地东部的汉藏走廊有数目众多的土著民族栖身，其中许多民族至少从语言方面来讲与藏族人相似。如羌、嘉戎、罗罗和纳西（或摩些），我们所提到的仅是其中最重要者。藏区面积非常辽阔，共有380 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于法国领土的 7 倍。但在这片辽阔无垠的土地上却仅居住着 350 万到 400 万人口。众所周知，这里是地球表面上的最高点，号称世界屋脊。住宅经常是修建在海拔 3000 到 4000 米处，通道中所穿过的一些山口位于 5000 米高的地方，而最高的山峰则可达 7000 至 8000 米。所以，一般人都认为那里似乎是一个天寒地冻、荒无人烟和难以居住的地区，这种印象必须立即改变。西藏的纬度与阿尔及利亚相同，所以整个地区远不是到处都冰天雪地和荒芜不堪。西藏寒冷和荒凉的名声源出那些探险家们的故事，他们为了对未知地区进行地理测量或者是由于他们未被官方正式批准而进入西藏，所以才取道那些远离居住区的地方。当然，西藏北部的羌塘大部分地区是寂无人烟的荒漠草原，由于横亘千里的高山峻岭而使可居住区的面积大大地减少了，所以商队的羊肠小道被迫穿过那些艰难的山口。有的山脉是东一西走向，它们大都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或拉萨的东北，如念青唐古拉山即属此例。其余的山脉呈成南一北走向，一般都位于西藏东部地区。

但在平原和那些宽窄不同的河谷里，我们会发现一些农田、高山牧场和森林。森林地带过去可能非常辽阔，甚至存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光秃秃的和由于风蚀作用已经变圆的山峰上。例如，在拉萨以北的热振，至今还存在有一些树丛和小片森林。在西藏东南，尤其是在波密，人们甚至还能发现一些真正的原始森林，其年代非常古老，树干异常粗大。

在山区，隆冬既漫长而又艰难，但白天奇妙的阳光又使平原河谷让人完全可以忍受。东部那些纵向山谷还受到阿萨姆和云南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季风的影响，在南部的某些山谷，季风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山山口而得以进入。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量较稀少，但那里的农业可以依靠冰雪融水和自冰川流来的小溪。当然，春风威胁着耕地，可能会通过风蚀作用而迅速毁坏它，因为春风会吹走可耕地中最为肥沃的薄土层。农民们通过秋灌来对付这种现象，因为这样一来湿地就会变坚固，尤其是结上冰之后更如此。最后，带有冰雹的暴雨也在威胁着农作物，但村中的巫师们却在那里驱雹。

简单说来，对一切都不要推而广之。由于山谷的走向和条条山脉的重叠，同时也是由于纬度和相对海拔高度，所有这一切就使西藏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气候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这种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界中，同时也表现于在那里休养生息的各民族集团的行为方面。 18世纪一位汉族旅行家曾记载了当地一句俗话“十里不同天”，从而又导致了当地的一句谚语“一个地区一种音，一个喇嘛一口磬”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句谚语中如同在民间传说和口语中一样，“山谷”即“lung”也具有“地域”之意。

所以，我们基本上到处均可发现各种不同环境的并存，它赋予了西藏社会一种共同特点：一种双重的形态学既影响了这一社会的不同民族集团，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划定西藏界内一些相同的大地区，那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集团也并非是没有任何意义。我只能提出两种类型：有人居住区和无人居住区，后者系指沙漠和群山的峰巅。我们最多不过是在西藏北部（即荒凉高原的边缘）和安多地区发现一条由西至东走向的狭长地带，那里最适宜建立牧场和供游牧民安身。同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另一点，那也并不完全是令人乏味的，即那里的居民既有外来者（尤其是蒙古族人），还有一些现在还可以看出外来血统的藏族人（如霍尔人）。但在其他所有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自然环境并列存在的现象，这些环境既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相辅相成的。那里存在有双重形态学，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句话：高山牧场和田园，牧业和农业。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同一个居民集团，则根据季节规律而轮番从事这两种职业。有时候以这两种居住条件为生的又是两个对立居民集团，他们不仅在生活方式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在所属的民族方面

①按藏语谚语原文是：“一个地区一种方言，一个喇嘛一种教派。”——译者

也截然不同。我将于下文再来阐述这一问题。

在这样迅速地确立了我的研究方向之后，现在我们再来欣赏藏区部分典型的地区和风景吧。

首先是那些与其他居住区不同和如同大斑点一样分散的草原。牧人们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居住在毡房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反复迁移。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没有任何树木，只有野草和动物：野牦牛、野驴或野马。驯养牦牛(野牦牛和奶牛的杂交品种)、山羊、绵羊和蒙古小马，以上就是西藏人的全部家庭饲养牲畜。这些动物的分布区主要在萨噶以北，向西一直到库库诺尔湖，向东一直到安多一带。另一片这样的草原地主要位于日乌齐和拉日山地区。这些草原上的惟一植物食物是委陵菜（西藏人叫做蕨麻或人参果），它实际上是一种含淀粉的草根，旱獭在它们的洞穴中大量囤积。猎狩旱獭以食其肉及人参果的现象在诗中曾有长篇记载，其意是隐喻过着一种悲惨的流亡生活。

除此之外，人们还提到少数几个地区的相反情况，那里不从事任何饲养业，而仅以农业为生。这就是位于工布地区的江达、几曲河平原，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孤立的小平原。

这就是说，几乎所有地区的部落都自上而下地分散在河谷山

图 2　堆垅河谷的德庆





图 3　距雅鲁藏布江与几曲河汇合处有 12 公里的康巴帕西

麓 牧场位于上部,农田主要位于谷底,森林常常位于山腰,人们在那里从事采摘业。

曾有人介绍说，吐蕃王朝于 9 世纪时曾派遣一位使节前往安多（道孚和若尔盖地区）征敛赋税，但他却在那里割据了一块封地。人们指出了该地区的十大特征，有两大特征是指野草的：其一对附近的草场很有利，其二对远处的牧场也有益；有两大特征系指土地：适应建造房舍的土地和作耕田的土地；两种指水的特征：作为饮用水和灌溉水而使用；两种指石头的特征：适合建造房舍的石料和可以作磨石的石块；两种树木的特征：即分别供建筑用和供柴薪用的树木。这是既适宜从事农业又可以饲养家畜的地区[1]。又过了很久，直到 1582 年，若尔盖地区的藏人首领前往朝见万历皇帝，在接受册封时，万历皇帝授权他治理居住在该地区森林中的“番民(指土著)[2]。

在古代编年史和史诗中，又声称安多这一地区居住有“山民”(ri—pa)和“平原民”(thang—pa)[3]，而在稍靠北部的木雅(弭药)地区的特点是由‘草人’(rtsa—mi)和‘森林人’(shing—mi)所占据[4]。

这些“草人”一般是指整个安多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便以他们饲养的良驹宝马而享有盛誉。此外，也曾提到过在波密和工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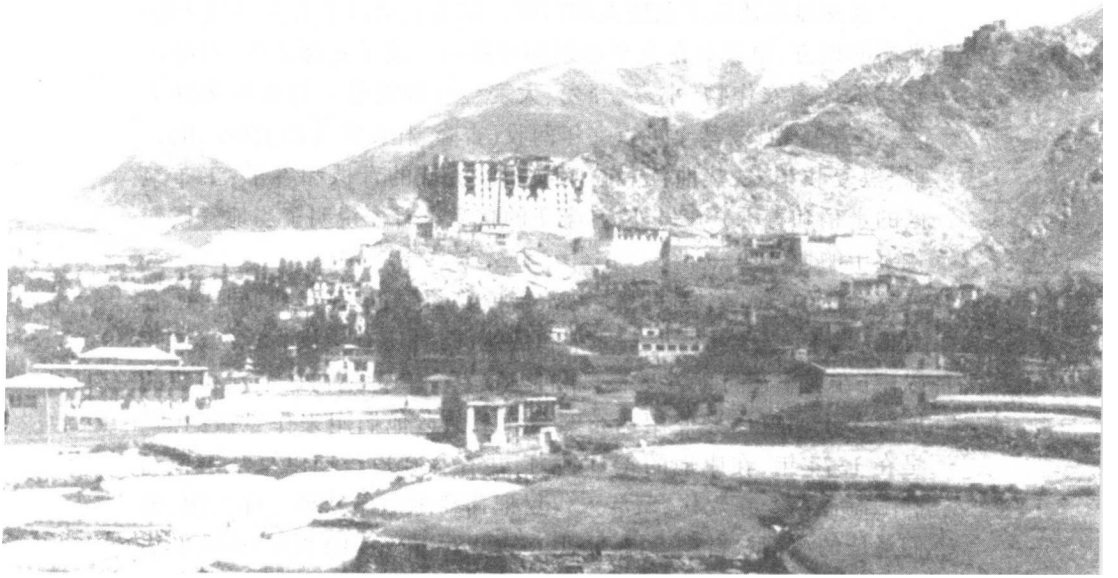


图 4　冈底斯山

区的另一良马品种。在西藏东南的一些地区，养马业与对一种个头很小的名猪饲养同时发展[5]，这种猪也是达布地区的一种名产。在北部地区，从未发现过养猪业，安多农民非常讨厌猪肉。而在南方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养猪业占有很大比重，人们在达布的森林还曾发现过大群地饲养。我所掌握的最为古老的编年史著作就已经向我们指明，早在 6 世纪期间，那些反对赞普的谋反者们都藏身于‘猪树丛’(phag—tshal)的林间空地之间，紧傍赞普设在秦噶尔附近的城堡，也就是说位于雅砻地区[6]。在赞普与其大相们互换的誓词中，他们互相发誓，如同猪和鸡一样永不分离。当地的鸡身腰很小，一般都饲养在日乌齐、俄达、波密和拉萨一带，而且始终是与猪共养，而安多人既不养鸡也不吃鸡蛋。西藏的家神和灶神也都长有猪头，但在北方大草原中的大牲畜饲养者中，却未能形成这种形象。然而，这一因素肯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汉籍中就已经记载，吐蕃人及其具有亲缘关系的近邻羌族人都养猪。同样，指出另一事实也并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按照古文献的说法，藏族人的主要粮食——青稞的穗‘长有六角’(或称‘六行青稞’)，它也是起源于西藏东南部和东部的同一地区[7]。

青稞显然适应了藏族人的需要，因为它可以生长在海拔 4500 米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几乎各地均可种植。除了青稞之外，西藏还有其他许多农作物小麦、荞麦、大麦、豆(即豌豆)、芥菜和多种蔬菜。在某些地区，甚至可以一年两收（吉隆、札什伦布西南地区的青稞、黑麦和小麦；热曲江和拉喀藏布江流域的青稞和谷子；工布地区的水稻和青稞）[8]。另外，其豪华的食品也首先说明了当地气候变化万千的地域。

在 18 世纪时，藏区已经开始培植白葡萄，如在巴塘（同时还有石榴、桃子、李子和西瓜）、札雅和俄达(同时还有核桃)、琼结(拉萨以南，在那里还可以发现核桃和竹子）[9]。18 世纪初居住在拉萨的耶稣会士们就已经使用达布的葡萄来酿造他们用来作弥撒的酒。早在 1374 年，在康地的雀日县内，共有 350 户长期以来从事葡萄酒酿制业[10]。在现代，藏族人仅仅把葡萄干当作糖果一样食用，他们最佳的酒精饮料是青稞酒。但在古代写本（9—10 世纪）向我们描述的苯教仪礼中，人们所使用的酒类饮料第一是小麦酒，第二是葡萄酒，第三是米酒，第四是蜜酒[11]。据相当古老的一部史料记载[12]，在墀松德赞赞普（挛悉笼腊赞，8 世纪）的宝库中，不但保存有来自门巴人（喜马拉雅山一带）地区的大米酒，而且还贮藏有擦瓦绒地区的葡萄酒。在现代，西藏西部的情形依然如此：拉达克的小麦啤酒、拉胡尔(Lahul)的‘啤酒’或米酒、衮那瓦尔的‘米酒’或葡萄汁。

东南林区的特产是蜂蜜，我们在波密、俄达到曲宗之间的辽阔地带以及工布都可以发现。在工布地区，杂日山之王曾于 15 世纪时向唐东杰布奉献过蜜酒和小麦酒[13]。这些地区同时还出产小麦和大米。在昌都、工布的江达、曲宗的俄达和杂日山也出产大米。杂日山同时还以其红枣和黄杏而出名，泽当（雅砻）则以其苹果和梨而闻名于世[14]。

如果说达布以其盛产葡萄、核桃、桃子、海棠而出名，它同时也以其优良的牧场和马匹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里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诸如瑞香灌木林，其纤维可以用来制造纸张，此外还有刺柏和松树，优质松脂可以制成一种著名的胶。工布地区出产竹子（竹笋可以吃，而竹竿则可以制造弓弩、箭竿和长矛柄）和很厚的桂皮。波密地区也以盛产竹子和香料而受人称赞，那里如同在汉藏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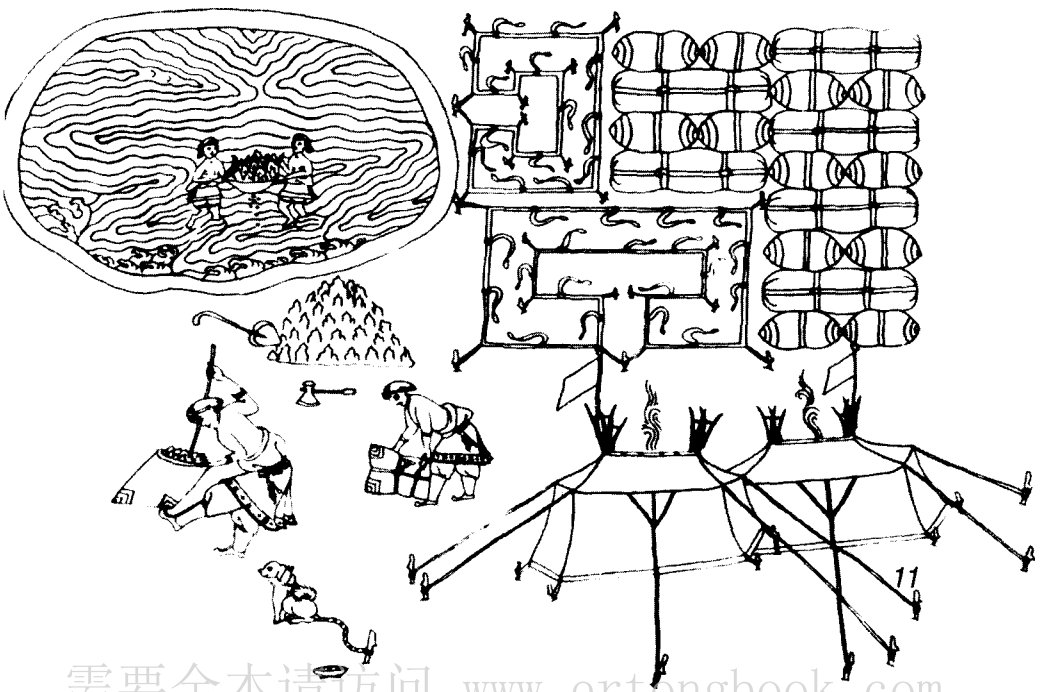
廊的山林中一样，采掘药草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藏族整个地区千变万化的形态。各种风景轮番变化和交相辉映，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行存在，各种民族集团（有时区别很大）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均使西藏文明具有一种双重的形态，有时还特别错综复杂。

二、居民

西藏的文明包括许多因素。我已经通过其地的小气候、植物外貌和居住地域的多样性而了解了西藏的面貌，它的方言和习俗也参差纷繁。西藏在民族组成方面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各种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和睦相处或者是杂居。首先，西藏的绝大多数居民确实都是蒙古人种，但使许多旅行家们感到惊奇的是，在那里经常发现一些被称为‘赭色’的人(如在工布、打箭炉的霍尔游牧民)。其他人还指出过一种欧洲人种，“希腊人”或高加索人，这种类型的人有时似乎与前者相同（工布人，身材高大和强健的人），有时似乎又与之截

图 5　牧民在羌塘的湖泊中采盐，右边是牦牛圈和盐包。帐篷前面是挂在桩子上的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不同（尤其是在西藏的东北部）。在康地的折多山区，还发现过一种侏儒小人。上述各例仅仅是人们的一些印象，但西藏人种的多样化也确有其事。据一些并非学术专家的旅行家们记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西藏东南部和拉达克的农业人口中，占优势的是一些短头型的人。在拉达克地区，他们可能与长头型的人（肯定系指达尔德人）混合杂居在一起。北部人（羌塘湖区人、霍尔人和果洛人）则都是短头型人。但人种学专家们仅仅能区别出了两个类型：其一分布在整个西藏地区，明显属于蒙古人种，身材较为短小；其二是以康地人为代表的，身材比较魁梧。人们在东北部还发现一种蓝眼睛的“金黄肤色”人种。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的民族至今仍部分地残存下来了。我们曾遇到过安多森林的“蒙昧人”。此外还可以增补工布的洛族人，他们在 15 世纪时曾控制了从杂日山到该地区铁矿的道路，即在他们被圣人唐东“调服”之前。居住在草原的牧民经常是属于别于其他种族的人种类型，人们对他们的称呼“牧民”(Dok-pa, 'brog-pa)常常与“藏族人”(Pö—pa, Bod—pa)相对立，如同是指一些外来人一般。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 1531 年访问拉达克的伊斯兰旅行家米尔咱·海答儿(Mirza Haidar)的浓厚兴趣[15]。在这一地区，Dokpa 一词确实是指达尔德人（Dardes）。

对于西藏人的起源，我们现在尚不太清楚。在这一问题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都是以对各方面的观察为基础的，如民族学、语言学等等，并且考虑到了各民族的多次大迁移。我于此仅限于对它作以粗线条的大致描述，即在吐蕃历史的黎明时代，也就是 7 世纪初或稍早一些，当时已经最终形成了“吐蕃人”。

据西藏传说记载，第一对先祖夫妇是一只森林猕猴和岩罗刹女。他们结合的地方叫做索塘，一般人都把该地置于雅砻，即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南部。但这样确定地理位置的做法可能是出于希望把吐蕃人的起源置于第一个君权政体诞生处之考虑。其他传说又把这一故事的发生地说成是更靠东部的波密，那里同样也以其森林而出名。8 世纪上半叶的中原人则认为，此地似乎应位于大大偏北的方位。西藏传说中还把吐蕃第一位神话国王聂墀赞普自天界下凡的地点确定在东南部。聂墀赞普下凡的这一圣址是一座神山。

在此山问题上也众说纷纭，一般都将此山置于雅砻江流域的北端。但在一个更为古老的时代，人们又把这座“神仙下凡山”确定在更靠北部的地方，即娘地与工布之间。那里矗立着另一座神山，同样也与这一神话故事有关，叫做俄带贡杰山[16]。

稍后不久，在支贡赞普薨逝之后，吐蕃赞普的天神世系断绝了，整个神话故事都发生在东南三围地区。赞普的尸体被抛入了尼洋河，随波逐流又漂浮到了工布。赞普的三个儿子在篡权者的淫威面前只好逃到工布、波密和娘三地。当篡权者被杀死时，他的一个儿子被从波密请回来，重新继承了王统世系。

总而言之，西藏的传统试图诱使人们到吐蕃的东南寻找最早期吐蕃人的踪迹，那里是一片被森林覆盖的山区，丛林中有猕猴出没，气候相对比较温暖，适宜农业生产。吐蕃最早期的一块耕地就位于索塘。我通过其他史料也获悉，雅砻是吐蕃最肥沃的地区，吐蕃的王家政权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藏族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安多的传说则认为，猕猴与岩罗刹的故事也发生于安多。森林区实际上是沿吐蕃东部一线延伸的。另外，对于猕猴和岩罗刹女这对先祖的最早后裔，即 6 个“原始部族”，大致上都可以把他们确定在吐蕃东部。尽管吐蕃人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先祖，却始终都把他们看作是非吐蕃人种的“蒙昧人”或土著居民[17]。古代汉族史学家们的观点也正是如此。他们认为真正的吐蕃人就是在其历史黎明时代统一了整个地区的那些人，而且吐蕃人还是羌族人的一支。在汉文史籍中，从公元前 14 世纪一直到今天，始终都有对于这些羌人的记载。羌族人最早是汉人的西部近邻（商代和周代居于中国西北部）。从公元初左右开始，他们又繁衍至整个汉藏走廊地区，从库库诺尔湖一直到四川。当在雅砻地区出现了吐蕃藏族君权的时候，羌族居民所建立的两个重要小邦占据了今之康地，位于吐蕃东部，这就是“东女国”（因为在西部同样还存在有一个西女国）和附国（在古代可能是 Biu 的对音）。这些羌族人与吐蕃东北部的另一个居民集团有关，即吐蕃人所说的松巴人（Sumpa），汉人称之为苏毗人[18]。在更偏北的地方，即在今之安多地区，吐蕃人又与一个从满洲迁来的突厥—蒙古居民联系密切，即汉人所说的吐谷浑人，或者是吐蕃人所说的阿夏人（Ázha），他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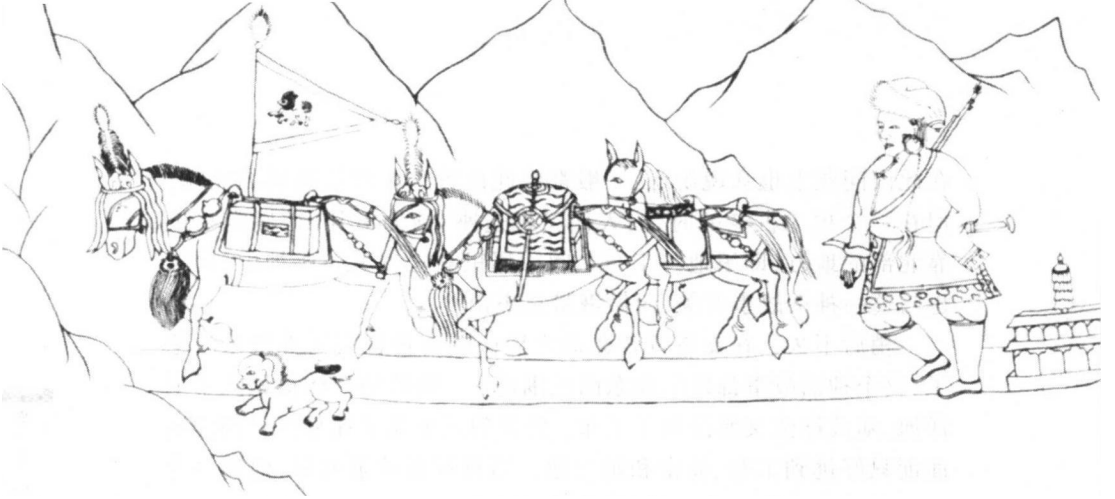


图 6　戴雅砻牧民帽的骡夫，每个骡队有两匹头骡。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朝。吐蕃人称这一混合民族集团的地区叫木雅，他们居住在库库诺尔地区和汉地的西北，并且还于 1032—1226 年间在那里建立了西夏王朝。在更为古老的时代，甚至是在这些突厥—蒙古种居民到来之前，羌人也在同一地区吞并了一个印欧语言的民族的残余势力，即月氏人。后者在公元初被迫西迁。吐火罗人或者是印度—斯基泰人也占领了大片领土，他们在吐蕃的西部边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到了今天，一些羌族集团还生活在汉藏走廊的山区。他们的语言、信仰和风俗习惯确实都与西藏人近似。早在公元 7 世纪时，他们也如同吐蕃人一样而自称出自于猴祖。羌族人有关先祖和天的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完全与吐蕃人相同，而白绵羊和猕猴则在这种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汉族史学家们从 7 世纪起就提到了羌族人的一些巨大的石块建筑物，这都是一些牢固的塔式建筑房舍，这类建筑至今在羌人住地中仍很常见,但在工布和洛札(西藏东南部)也可以见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藏通用建筑术的雏形。

这样看来，我们对古代吐蕃人的看法应稍有所异，即与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对北部高原草地中生活的游牧部族和饲养牦牛及马匹的居民的看法表现出不同。人们一般都认为那里是在茂密森林之上的高山牧场和经常与这二者往来的人，而并不是认为北方的大牲畜饲养业很快就成了西藏文明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从雅砻地区的吐蕃王权刚刚开始发祥的时候起，其政权便迅速向东北方向扩张。苏毗和吐谷浑人被征服，并且很快就被同化了（6—7 世

纪），他们后来仅仅成了吐蕃的一些氏族或县。从此之后，我们在稍为晚期的文献中便会读到有关马匹与牦牛互相仇恨的长篇民间故事。

对于我们所说的“西藏”（“吐蕃”）一名，至今尚未能解释，也可能是由于南部的藏族人与东北部突厥—蒙古居民的混合而产生的混淆。藏族人自称他们的地区为 Bod（即“蕃”之对音，在中部方言中读作 Po），他们南部的邻居印度人非常正确地转写并保存了这一名称，称作 Bhota、Bhauta 或 Bauta。人们甚至认为此地名曾出现在托勒密的地理著作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后者是公元 1 世纪时代的希腊文著作，其中提到了 Bautai 民族和 Bautisos 河，并且是在论述西域一个地区时提到的。但是，我们丝毫不知道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吐蕃人存在了。

然而，从 7 世纪起就对吐蕃人了如指掌的汉人，却把 Bod 一词译作“蕃”。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在吐蕃有时用 Bon 来代替 Bod 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汉字“蕃”[①]是汉人一般用来指“蕃族人”的原因？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根据一位藏族使节的介绍，汉人很快采纳了“吐蕃”一名，并且将之与一个突厥—蒙古民族的名称“秃发”混为一谈了，后者的原名可能是诸如 Tuppat 之类[19]。在同一时代，突厥文和粟特文文献都谈到了一个 Tü-Püt 民族，我们基本可以将之确定在今西藏的东北地区。伊斯兰作者们从 9 世纪起就翻译了这种写法（Tübbet,Tibbat 等）。到了中世纪，欧洲旅行家们，如柏朗嘉宾（Plande Carpin）、鲁布鲁克（Rubruk）、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德拉·伯纳（Francesco della Penna）等人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对吐蕃的同样称呼。

所以，各民族的杂居肯定就是我们今天复杂的民族学形态的基础。为了理解这种形态，则必须考虑各民族的流动性。作者于本书中所发表的西藏地图仅仅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位。为了表示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居住地的变迁，可能需要绘制几十幅地图。在各个不同民族中，经常存在联姻关系。羌族人（属于藏缅族）和吐谷浑人（突厥—蒙古族）经常互相通婚（当时在他们之中就已经出现“拓跋”之名，即古代的 Tubbat）。在苏毗人和东女国的羌族中也出现了

①石泰安先生始终拼写作“Fan”，读作“番”。——译者

类似的情况。但苏毗人或松巴人甚至一直到于阗等中国西域各地活动，他们也可能与我将于下文谈到的西女国保持着关系。

政治和行政的原因也引起了许多民族的大迁移。自从苏毗人归降雅砻王朝的吐蕃人时代起，他们便被派遣戍守于东部边界，即木雅地区和今之安多，与汉地相对峙。在 9 世纪时，出师进攻甘州巴达霍尔人（回鹘人）的吐蕃军队的残余势力建立了一些游牧部落。汉人把他们看作是北起甘州南到松潘地区的民族集团。时至当代，还有一些操同一方言（wa—shul，wa—skad）的小部族仍相当于这一民族集团。他们并不是以统一的方式集中在一块领土上，而是四处分散和与其他集团杂居，并且还分布在一片面积非常辽阔的地区。

在由东北到西南方面也发生了一些迁移运动。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木雅的掌权家族在王朝覆灭和被成吉思汗征服该地（1227 年）之时，曾迁移到了藏地以北和昂木仁一带。该家族还把其国名（“北”，羌）以及与此有关的宗教民间故事也带到了那里。吐蕃中部和西部的其他贵族家庭也可能是沿着一条相似的路线前进，因为他们也把自己那种多少有点神话色彩的起源追溯到东北的一些外来民族[20]。一些民族名称又助长了这种混乱形势。霍尔一名首先是指在公元 800 年左右居住在甘州地区的回鹘人。当代西部（罗布淖尔地区）霍尔游牧部族可能就是因此而获名的。但此名后来却是指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康地（甘孜和白利地区）霍尔五地的人都声称是他们的后裔。然而，除了几个蒙古文之外，如尊号达干（Tarkhan）等，这些霍尔人的语言则更接近于金川一土著人的语言。反之，起源于蒙古和现今居住在库库诺尔地区的游牧部族最近还操蒙古语；Sog 人（原指粟特人）的名称在晚期藏文史料中也指蒙古人，但很可能是起源于古粟特人（在古藏文中称之为 Sog—Dag）[21]。一个民族的人种属性和所操的语言并不一定要与他们保留下来的所有文明因素结合在一起。霍尔人今天还占据着西藏的东部（德格、甘孜）和中部（罗布淖尔）地区，他们的标志是传播了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属于“藏族人”的两大特点。其一就是他们的糙石石柱与用石块砌成圆圈的坟墓（尤其是在羌塘南部边界的湖水地区）；其二是他们的金

属用具（刀、马镫、带扣等）上动物图案的雕刻风格，这些都是在德格和安多发展起来的，它们明显与鄂尔多斯的铜器雕刻术和草原地区的“斯基泰”艺术相似。

现在我们再回头论述吐蕃王权初期（6—7 世纪)居民的分布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东部是附国和东女国，东北部是苏毗人和吐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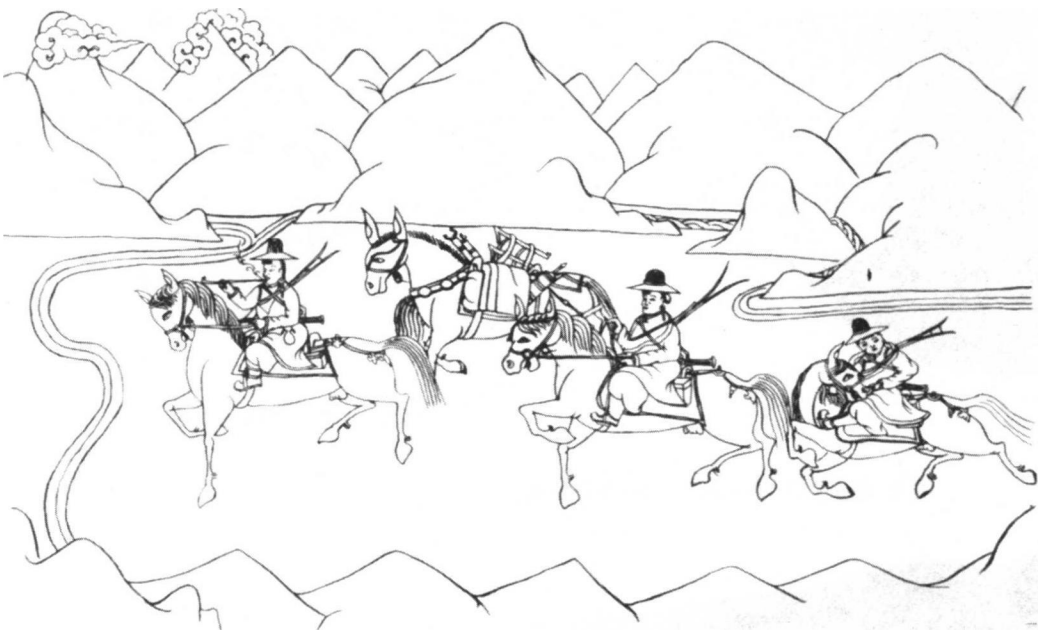


图 7　霍尔巴牧民，腰带上佩带着火镰与刀剑

浑人。南部居民没有形成统一的邦国，人们便把他们一概统称为门族人。这后一个名称系指喜马拉雅山山林地带（米斯米和阿波尔）所有的土著部族,它可能与汉籍中‘蛮’字具有某种相似性,一般泛指中国南疆所有的‘蛮’族人。但从古文献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吐蕃东部的门族人，他们散居在汉藏走廊一带。在西部的拉达克地区，此名又指其他一些所谓低贱种姓的居民。最后，这同一个名词有时也指锡金和不丹。

在雅砻的藏族人以西，首先是藏博地区，即雅鲁藏布江上游流域。藏地和位于那里的娘地在 9 世纪初叶均属于雅砻的吐蕃王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